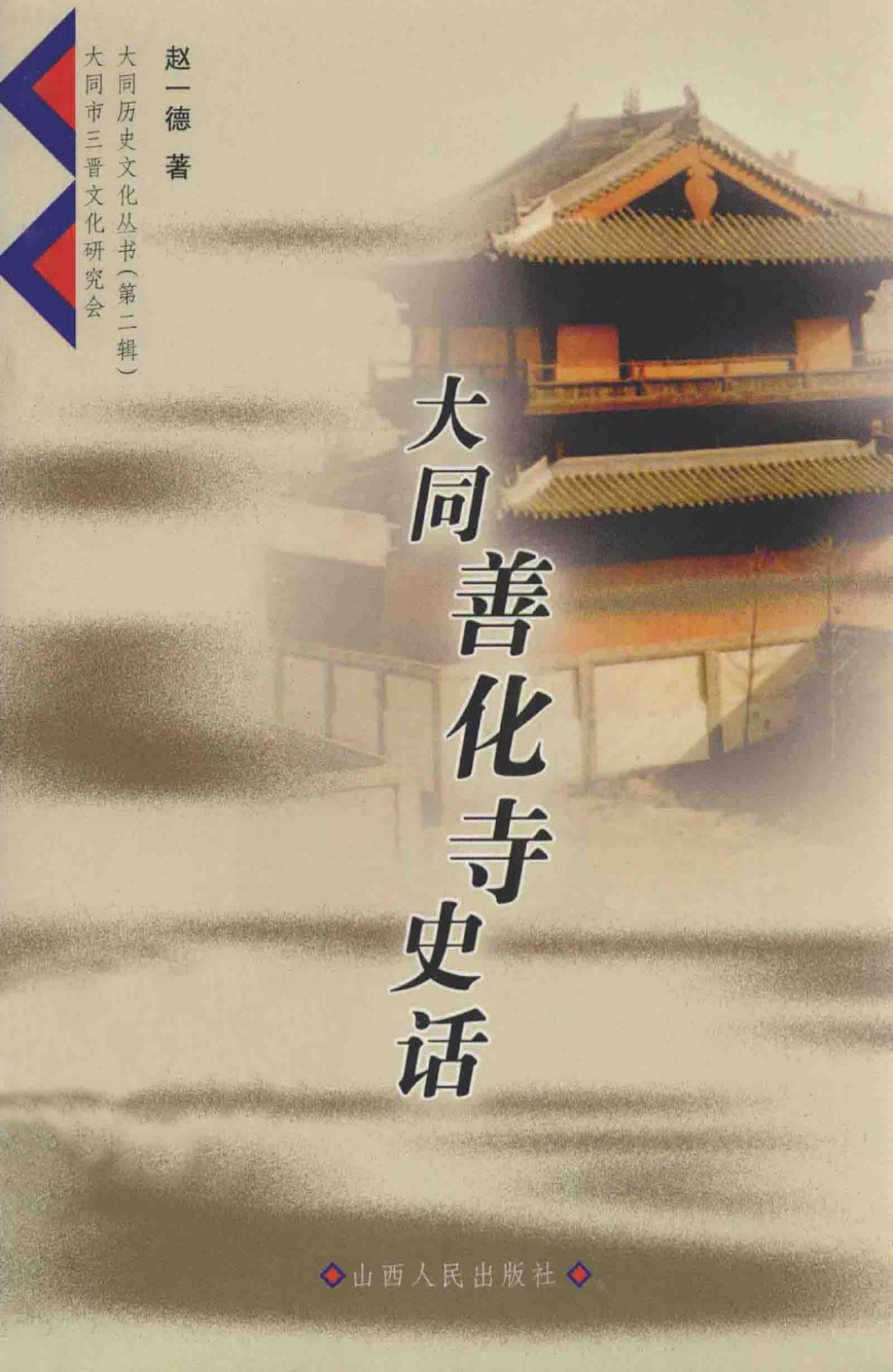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赵一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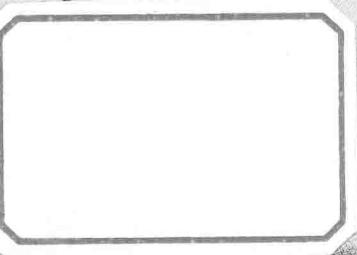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辑)

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

大同善化寺史话

◆山西人民出版社◆



书（第二辑）
研究会

大同善化寺史话

◆ 山西人民出版社 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同善化寺史话/赵一德著. —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4. 7

(大同历史文化丛书·第2辑/董瑞山主编)

ISBN 7-203-05032-7

I. 大... II. 赵... III. 寺庙—简介—大同市

IV. K928. 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1514 号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:大同善化寺史话

著 者:赵一德	网 址:www.sxskcb.com
责任编辑:张雪琴	经 销 者:山西人民出版社
出 版 者:山西人民出版社	承 印 者:山西省史志印刷厂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	开 本:890mm×1240mm 1/32
邮 编:030012	印 张:18.375
电 话:0351-4922220(发行中心)	字 数:376 千字
0351-4922266(综合办)	印 数:1—1000 套
E-mail: Fxzx @sxskcb.com(发行中心)版	次:2004 年 7 月第 1 版
Web@sxskcb.com(信息室) 印	次: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shuhshb@sxskcb.com(综合办)定	价:86.00 元(全 10 册)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“大同历史文化丛书”编委会

主 任：董瑞山

副 主 任：高 平 古鸿飞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)

力高才 古鸿飞 赵一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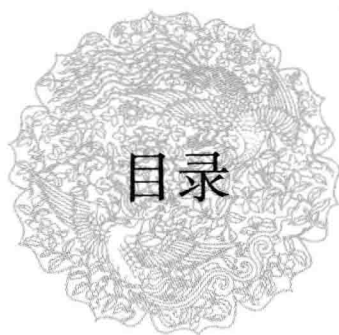
姚 斌 要子瑾 高 平

袁海明 葛世民 董瑞山

主 编：董瑞山

执行副主编：高 平 古鸿飞

副 主 编：姚 斌



目录

引 子	1
一、莫道不是开元寺	3
二、有座楼阁有唐风	13
三、辽金两朝重修建	17
四、北魏八角奠基深	26
五、朱弁留碑大手笔	32
六、王勃遗文一乘情	40
七、明清皈依善化寺	44
八、圆满功德惠后人	48
后 语	54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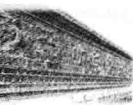
引子

大同善化寺，是大同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坐落在今大同市旧城南门里西侧，是一处保存完整、规模宏伟的古刹。其佛教内涵、建筑结构、历史文化，皆有特殊的价值，也是大同市一大旅游资源。

探讨一下善化寺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。

善化寺不同于华严寺，它完全是汉文化风格的佛寺建筑，坐北朝南，三重大殿，左右配阁，方方正正，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，俨然一派王者之气。根据寺内现存碑记说，此寺始建于唐朝，唐开元年间称开元寺，辽金时代称大普恩寺，明朝称善化寺，俗称南寺。从现存寺庙规制及普贤阁的建筑风格看，隐约有唐代遗风；而其他主体建筑则是辽金建筑；另外三圣殿、天王殿内的塑像又是明清遗物。于是说该寺始建于唐、重建于辽金、明清再修（存碑皆作如是记载），多年来已成为定论，无争议。然而近年来，在善化寺周围（特别在南城门墙基内）出土了许多“和尚灵塔”及“经幢”，有一些文字尚能辨识，还有一些《颂赞文》比较完整。经过研读，偶然悟出：善化寺是大同唯一有瘞地（和尚坟）的寺院。从和尚坟这条线索，引起了对善化寺历史的进一步思考，考虑





到在开元寺以前该寺应该还有前身。因为北魏平城时代,就有过一座有和尚坟的寺院——八角寺,那么唐建的开元寺是不是继承八角寺而来?

本文就是要沿着这条线索和思路,对善化寺来个刨根问底,自然有些地方超越了过去见解。这或许还有点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“两重求证”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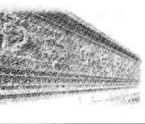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莫道不是开元寺

猪修圜圖，糖修庙。(民谚)

老百姓不满意唐朝修庙和明朝筑城之风，说出这句“猪(朱)修圜圖，糖(唐)修庙”，是很有讽刺味道的。圜圖这两字很生，《康熙字典》都没有，你得在《汉语大字典》才能查到，它本是蒙古语(音译曰库伦)原意是指围起来的草场。后来大同一带的人们圈猪羊、围牛马、栏鸡鸭的栅栏或土围墙，都叫做圜圖。那么“猪”(朱明王朝)修圜圖”，就是把明朝大兴筑城之风，喻之为修圜圖。不无讽刺的是，把圈围人的“城”比作了“圜圖”，饶有味道。看来老百姓对朱家王朝大修城堡是不满意的。那么“糖”(唐王朝)“修庙”呢？是否也有这种味道，一下子还不好说。不过听话听音，起码也不是表扬。用糖捏的庙，能保存多久？或许意味着唐庙寿命不长吧。老百姓的讽刺也不完全正确，毕竟明代筑的城、唐代建的庙，是人文遗产，至今还有遗存，是实实在在的文物古迹，而且确实也是两朝带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，该褒该贬，历史尚无定论。老百姓的看法就算作牢骚吧，或许也还真的击中了要害呢。



一、
莫道不是开元寺



明朝筑的城,距今较近,遗迹颇丰,人皆可见,不必细说。

唐朝建的庙,事隔千年,遗迹零落,当年盛况,令人难觅。

说到唐朝大兴建庙之风,由来已久。到了玄宗李隆基时代正当鼎盛时期,一切都趋向奢靡,佛教寺庙更不例外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),李隆基心血来潮,颁下诏书,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,统一按其年号命名为“开元寺”。当年各地奉诏建寺,自然风起云涌,并力求堂皇精美。有实力的州郡更是扩大规模竞相豪奢。那时候真不知中国建成多少个可观的“开元寺”。可惜好景不长,很快毁的毁,亡的亡,到明清之际,少数幸存者也大部分改头换面变了模样。完整的唐庙能传至今日者,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了。

你要问:李隆基为什么要在开元二十六年敕建开元寺?这问题好答,也难答。难在文献没有记载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好答则是:这一年唐玄宗喜忧参半,喜的是六月新立皇太子李屿(即肃宗李亨)抚慰了上年废太子瑛的伤痛,忧的是这个新太子能不能坐得住?三月癸未给了他一个地震的警告,九月丙申朔又来了一下日食。天象不妙啊!特别是地震对他刺激颇大。四年前(开元二十二年)秦州的大地震,倒房数千间,压死百余人,余威犹在,而这一次(京兆地震)索性震到他的龙床之下,真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怎么办呢?作点功德吧!于是下令各地建开元寺。大概是为了向佛祖讨好。那么这次的开元寺之建可以说旨在祈福、护国,是为保国泰民安,太子坐稳而建者。你看是不是这样!

不妨先让我们浏览一下今天国内幸存下来的“开元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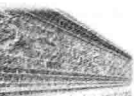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只有福建泉州和广东潮州遗存着两个开元寺,那也是面目全非、名存实亡的改建寺,还很难代表唐朝的开元寺。要说名实相符的开元寺,还只有大同的善化寺够格。

先说福建泉州的开元寺。该寺就凭这点名气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可是该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“开元寺”,它是用垂拱二年(686)的莲花寺改建的。今天保留的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、甘露戒坛、东西二塔,规模虽然可观,但并非“开元原版”。宋代已经对它大改造了一番,元末就荒废了,明朝又作重修,至万历间又衰颓了。清初又在甘露戒坛上修建了重檐八角攒尖式建筑,成为今天该寺的代表,就连这个建筑也是仿宋作品,没有丝毫唐风。现存寺前东西二塔,虽然很有古风,且蔚为壮观,但也是宋代重砌的花岗岩塔。显然这个寺已经不能表现唐代开元寺的风格了。

再说广东潮州的开元寺,该寺是建于开元二十六年(738)者,历代沿用“开元寺”之名未变,可惜当时此地尚属藩卫,并没能按当年开元寺的规制建筑,仅是一个四合院的布局,正面大雄宝殿一所,犹如院落的正房。并不能表现唐代开元寺的那种荦荦风范。

此外还有几处挂名开元寺的文物单位,如:河北定县之“开元寺塔”其实是宋塔;福州之“开元寺铁塔”也是宋铸;苏州之“开元寺无梁殿”实为明建,皆不足为开元之据。唯河北正定县的“开元寺钟”“开元寺塔”则确系唐代遗物,然此开元寺据其县志及寺内碑所记,寺乃





东魏兴和二年(540)始建,唐乾宁五年(898)重修,历代均有修葺,恰恰又不是开元时之创建,只有仅存之大铜钟及钟楼与塔,颇有唐风算是有点依据。而今称之为开元寺实属勉强。不过那个大铜钟却有些来历,还有移来之嫌,值得考证。

大概除了上述这些遗存外,盛极一时的“开元寺”,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。

但是“开元”毕竟是唐朝的盛世标志,所以许多地方都愿意使用开元的名号。无论今天所说的“河北定县开元寺塔”(宋建),还是盛名久负的“开元通宝”(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始铸后代累有铸者),都不是“开元之治”的产物,也无从表达“开元”之盛况。真正能表达盛唐开元之治辉煌气度的则只有“开元寺”了。而完整的开元寺只剩下大同善化寺还略存些余韵。

可是有何凭证说大同善化寺就是唐代开元年间的开元寺?

今天看来,只有它的整体布局尚可以说是一座唐代“开元寺”的格局。尽管现存的殿堂、塑像是辽金的后作,但整体布局未变,你完全可以在这里领略到唐代开元寺的气势。这正是大同的善化寺的精华所在,也是善化寺唯一能表现开元寺特征的地方。

不过非常遗憾的是:这个唐制的开元寺格局,却受到了“(朱)修圜圖”的冲击,那就是“猪圜圖”挤占了“糖庙”的山门。今天许多人把天王殿叫做山门,实在有些勉强,但也是出于无奈。

事情是这样的:据《大同府志》记,“洪武五年(1372),大将军徐达,因旧土城南之半”,把原来周围二

十里的北魏平城,缩为周围十三里的明大同城。徐达是出于军事目的,在北魏经隋唐辽金元沿袭相传的城址上“增筑”城墙,他利用了东西北三面旧土墙基址加高城墙,而把南城墙建在旧平城的南纬线上,从旧城址缩回来南面的一半。这一缩不要紧,南城墙就压在人家“开元古寺”的山门上了。于是“(朱)修圜圖”在大同演了一出侵犯“(唐)修庙”的悲剧,结果唐庙的“主权领土”不完整了,不仅山门被毁,连山门至天王殿的好大块土地也被民间占用,一大截中轴线被切断。幸好今天“天王殿”至南城墙间的一段辟为广场,你还可以想像当年开元寺的气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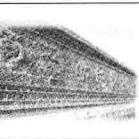
善化寺的开元建寺之说,是碑文与文献记载下来的。

南宋大学者朱弁,在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碑中记:“按寺(即指善化寺)建于唐明皇时,道观皆赐开元之号。”这是首例提出这个善化寺(当时称大普恩寺)就是唐代的开元寺者。朱弁以南宋“通问副使”的身份使金时,在大同被羁留在大普恩寺十四年,对该寺了解最深,碑文所言是可靠的。(该碑现存善化寺)。

明代儒学训导张时中,在万历十一年《重修善化寺记》碑中记:“善化寺居城之南坊,地址宏阔,规制整肃。其始建于唐玄宗开元间,匾为开元寺。”说法可能是因袭朱弁的,但提出曾有过“开元寺”匾,则更为具体而明确。(该碑现存善化寺)

明代进士、奉政大夫张尔基在万历四十四年《重修善化寺碑记》中记:“吾云中有善化寺,创自唐之开元间。规制雄伟,为大拓(招)提。”他指明当年这里是一个





“大招提”（据《翻译名义集》“后魏太武始光二年造伽蓝，创立招提之名”。此后遂将原梵语“招提”的“四方僧坊”之义，扩展为寺院的异名。碑字为“拓提”），乃是一个大寺院了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

清代云郡庠生田士元，在乾隆五年《重修善化寺碑记》中记：“云中有善化寺。居城之西南隅。地址规制，宏阔端严。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名之曰开元寺。”所说虽无新意，但对开元始建说是一个总结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

另：《山西通志》（光绪本）卷五七，古迹考八，载：“大普恩寺，在大同县东南（西南），开元间建，赐名开元。石晋初，易今名。”

《大同县志》卷五营建·附寺庙，载：“善化寺，在红门西，唐开元间建，赐名开元。石晋初改名大普恩寺，岁久废。……俗名南寺。”

应该说，有这么多的碑文、文献的记载，肯定这里为唐代的开元寺该毋庸置疑了。可是并不那么简单，近代大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就不认可这些说法，他提出：“通志、县志谓创于唐开元间，赐名开元寺，确否难知。”尽管梁先生对朱弁的碑文很欣赏，他夸赞说：“知朱氏所记，精窍异常，非如寻常碑记，徒鹜词藻之骋驶者。”（梁思成、刘敦桢《大同建筑调查报告》民国22年中国营造学社版77、78页）而对朱弁碑主张的“开元寺之说”，梁先生却并没有盲从。梁思成先生提出对开元建寺之说的怀疑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建筑学家注意的是建筑物，梁先生在这里看不到唐代的建筑物，自然就不信“开元说”了。那么到底谁是谁非？

让我们再仔细研读一下宋明清诸先贤的碑文，不

难发现,果然他们谁也没说此寺内有唐代建筑,而着眼点是在寺院的“规制”上。看得出,前人认定这里是唐开元寺,是以那种端正、对称、煌煌然的气派,确有大唐风范之“规制”为依据的。而梁思成先生的着眼点则是放在建筑上,没有唐建,怎能说是“开元造”?难怪要发生分歧了。因为是各执一端,各有各的道理,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肯定哪个或否定哪个。得仔细分析,而且空间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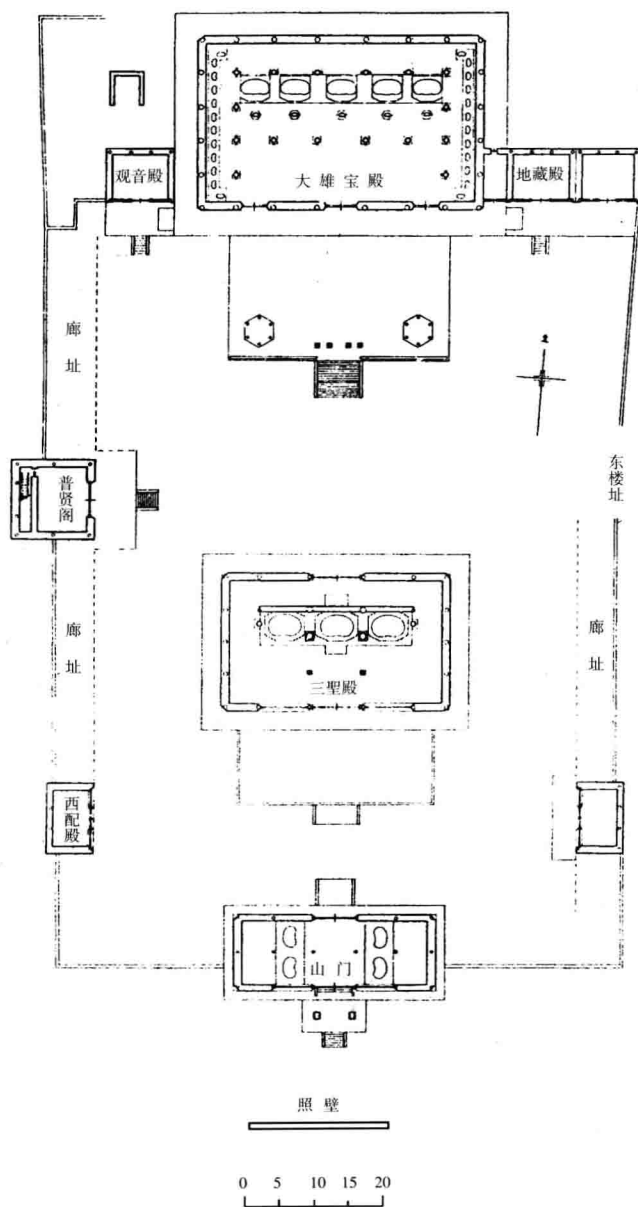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让我们先看一看“规制”。

如下图所示:它是在中轴线上排列出的三座殿堂和业已消失的山门,依次为:大雄宝殿,罗汉洞(图标三圣殿),天王殿(图标山门),及照壁(不知有何根据)。大雄宝殿与罗汉洞之间东西侧又有三层楼阁式的文殊阁(已毁图未标)与普贤阁(西侧尚存者)。据测算今存总占地面积尚有 13 926 平方米。仅凭此图说它“自古号为大兰若”就不是虚语。

就从现在存在中轴线上的三大建筑的布局来看,请你和今天故宫的“三大殿”比照一下:你看,故宫的三大殿,还不是把这里后面的大雄宝殿移到前边而为“太和殿”;把前面的天王殿作为中间的“中和殿”;把中间的三圣殿作为后面的“宝和殿”吗?只是颠倒了一下位置而已。真还没准明永乐皇帝修建皇宫三大殿时,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,而作为蓝图底样,略加修改而成呢。这么说来,如此气度不凡的大布局,也只有盛唐的开元时代才能创建出来。当年云中城的开元寺真还不同凡响呢。

另外,唐朝的开元寺范围,绝对不是今天的善化寺的这点范围,在中轴线两侧与前后必然还有许多附属





山西大同市善化寺总平面图(选自刘敦桢著《中国古建筑史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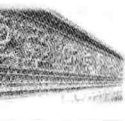
建筑，就连辽金两朝大普恩寺的范围也要比现在大得多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寺院还有“瘞地”(和尚坟)、“籍田”、“菜圃”等附属领地，那范围就更大了。

据近年出土的不少和尚灵塔、幢塔、舍利塔的位置，可以判断和尚坟墓就在善化寺的南面，很有可能该寺的“瘞地”，就在该寺山门隔街的某个“坊”内(亦即平城南纬线之南一个或几个里坊)。对照《宋史·朱弁传》所记，朱弁在绝望中召集同被囚禁在西京的同僚时说出的那番诀别语：“吾已得近郊某寺地，一旦毕命报国，诸公幸瘞我其处，题其上曰‘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’于我幸矣。”看来这个“近郊某寺地”实指善化寺对面的瘞地。大约辽金时期平城南纬线以南地区就已经荒凉了，所以朱弁说它是“近郊”。善化寺有这么一块寺院瘞地，是研究善化寺历史的重要线索，后面我们将沿着这条线索追述善化寺更早的历史。

这里先检索一下出土的“和尚灵塔”：

1980年拆除南城门城基时，在城墙夯土中发现：(1)(金大定二年，1162年)“观音院故敬公塔记”；(2)(金大定十七年，1177年)“普恩寺高僧院英师幢铭”；(3)(元天历二年，1329年)“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舍利塔”；(4)2002年6月，大修天王殿时，在其西侧围墙地基掘出(金大定七年，1167年)“善护大师灵塔”等。时间跨度(1162~1329)达160余年，展示着这里自金至元埋葬僧众的宏阔场景。这里既然有这么大的瘞地，那么相应的籍田、菜圃之属估计也不会小，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遗迹，姑且不论。仅从上述遗物，已可以证明这片瘞地的规模是相当可观了。应当说只有盛唐时才有这个气





度,也只有开元年间才能扩展这么大的领地。这一点也可以算是唐建开元寺的一项佐证。可惜这个佐证被破坏了,今天看不到了。这个瘥地的破坏,明显是被朱明王朝修筑“圜圖(城)”时侵占了。

梁思成先生若能见到这些出土遗物,也许就不会怀疑开元建寺的说法了。更何况善化寺的某个建筑还留有一些唐风!